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Human's Plight and Space-time in History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

冯景源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和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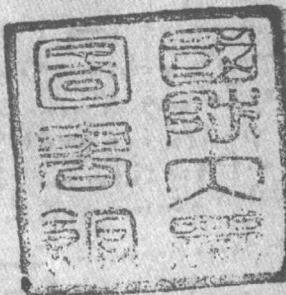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90 4671 7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Human's Slight and Space-time in History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

冯景源○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冯景源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 300 04987 7/A · 23

I. 人…

II. 冯…

III. ①马克思著作研究-人类学 ②马克思著作研究-史学

IV. A81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730 号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

冯景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4.87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8 000	定 价	28.00 元

序

黄楠森

本书作者冯景源教授是我国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最完整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十几年前已出版过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专著，现在又完成了关于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的专著。本书提出的富于创新性的观点和所作的论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考察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了两个笔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意义。

贯穿第一部分的中心思想是：唯物史观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直到马克思逝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是一个“艺术整体”，尽管它在几十年间也经历了一个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但马克思在思想上并不曾产生过对唯物史观的动摇或困惑甚至放弃。这个思想是经过作者对两个笔记的深入而客观的研究与分析得出的，而《历史学笔记》虽已在我国出版，但研究很不够，成果尤其少，作者

所作的努力非常难能可贵，大大增强了其观点的可信度。在得出这个思想的过程中，作者作出了三点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

第一，区分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某一社会所走过的具体道路。我国理论界一般不区分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有的论者在探讨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时，提出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还“灵不灵”，社会发展有“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等论点，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而作者则认为在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侧重研究的问题有所不同，早期主要针对唯心史观、形而上学历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着重对市民社会物质基础的研究，抽象地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在中期和晚期，针对“经济决定论”、“历史哲学”等观点，着重对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马克思在两个笔记中，分别就以上的生产方式，像《资本论》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孕育、发展和灭亡一样，一一论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表明，五种社会形态演变是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每个民族或国家必须“依次演进”的具体道路。比如说，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其典型形态是古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是古罗马；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是英国。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供的观点，是人类历史的“类规律”，依据这样的规律，可以看出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到何种程度。至于这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发展，这要靠国内、国际的条件来决定。对于前者，一般靠宏观的判断就可以了解；对于后者，则要靠微观的实证研究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

第二，指出了不仅社会制度是可以跨越的，生产力也是可以跨越的，人类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能跨越的，因为生产力是在继承前代人的基础上发展的。在作者看来，这种理解是极其偏颇的。在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中，生产力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发的或封闭的发展；另一种是开放的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在其早期和晚期都论述过生产力的跨越式的发展。在

制定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论述过美国独立后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以跨越形式进行的；论述了古代迦太基这一奴隶制强国是如何跨越发展生产力的；在英国的历史上，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曾促使完整封建制度的形成。马克思晚年论述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又是一个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例证。以上材料说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在人类社会各形态中都出现过，它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重要内容。

第三，论证和强调了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实证方法与逻辑方法的互补与辩证结合。实证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逻辑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我国理论界一般都认为马克思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本书作者的贡献在于论证了二者的互补性和它们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研究的不同作用。作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其早期还是晚年，史学研究上的这两种方法都是互补的，只是侧重的方面不一样。在早期和中期，针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为了阐述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其历史观的研究侧重在逻辑方法的运用上；在晚年，马克思史学研究的任务，是为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具体地说，就是使这些民族或国家摆脱“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哲学”的羁绊，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跨越式的历史发展。体现“从后思考”逻辑方法的《资本论》是为工人运动提供指导；同样，在两个笔记中以实证方法提供的历史跨越理论，则是为后进民族或国家提供社会发展的指导。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辩证结合，就是在唯物史观一般理论的指导下，实证地研究本民族或国家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条件，具体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

本书第二部分则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论证了唯物史观这一“艺术整体”对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根据本书第一部分的论证，作者认为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而各民族各国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则是它的表现。就中国社会来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它的特殊表现，即特殊理论，唯物史观与中国理论之间

的关系不是“西方理论”与“东方理论”（特殊与特殊）的关系，而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就使人准确地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同样的道理，中国社会在社会制度上的跨越是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什么“东方理论”的跨越；中国社会在生产力上的跨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生产力完全可以打破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蹒跚而行的局面。马克思研究历史的方法包含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成为一目了然的事情。不仅如此，如此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科学理论，对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以及将来建设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不可缺少的指导意义。

对于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我是非常赞同的。虽然不能说它已完全解决了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争论，但至少对于抓准争论的关键，增强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理解，推动唯物史观的发展，必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3年7月

前言

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著作，是关于马克思晚年两个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它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于1996年立项，完成它前后用了6年多的时间。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不是由于工作量大，而是它研究的难度，特别是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研究。两个笔记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留给后人的一个理论宝库。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探讨它的内容，涉及马克思早期、中期，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注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因此，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涉及对马克思一生理论研究的评价问题，也涉及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运用马克思理论予以科学说明的问题。我把这一问题首先提示给读者，一方面表示这是我的初步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日益显示的成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这里主要指它的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可以说是极其贫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要求我们

对这一科学历史观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两个笔记就是这样一个给我们启示和智慧（包括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学内容）的宝库。因此，我们相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将有更多的人对这两个笔记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唯物史观形成史。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已出版的有两本著作。第一本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①。这本著作运用微观研究的方法，探讨了马克思从哲学异化——经济异化——市民社会研究的思想历程。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史前史的研究。第二本是《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②。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了唯物史观由假设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晚年的两个笔记，其内容也主要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我承担马克思这两个笔记的研究，也力图从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理论作出历史的评价。

马克思晚年的两个笔记，在西方曾被分割开来研究，他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人类学”内容，并出现了晚年马克思热，与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异化热”一样，说马克思晚年是人道主义的“复归”。因此，在我国研究马克思晚年两个笔记，有着两个方面的使命：一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对借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各种篡改和歪曲，给予应有的回击；另一是通过对两个笔记的研究，加深和丰富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科学理解。

对马克思晚年两个笔记的研究，为什么我侧重于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呢？关于这两个笔记的一般理论问题，我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第1卷^③中已有阐述，所以这次的研究力图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进行。当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之后，引起我国各界关注，

① 《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冯景源主编：《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③ 《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特别是理论界展开研讨的时候。当时在一些人们议论中，以及一些论著和文章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是搞资本主义。那时的理论讨论，是结合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讨论进行的。在这种讨论中，特别使人关注的是一些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怀疑和肢解的情况。一些论述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点，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困惑”、理论“反思”；基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观点，提出唯物史观还灵不灵；基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提出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基于唯物史观对经济作用的理解，马克思晚年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水”与“火”的苦难，认为历史的尺度是二元的了：唯物主义尺度和人道主义的尺度；还有人基于俄国农村公社是在东方，进一步提出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分为“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是“西方道路”）。基于以上各种观点，有的论者把马克思分为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还有的人认为，提倡市场经济就必然要鼓励个体企业家、私人资本的发展，可是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它只是一些人升官晋级的阶梯。

以上这些观点和论述，都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蒙上了层层迷雾。这种情况不得不使我们思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过时了呢？还是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符合科学理论呢？是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理解上存在着偏颇呢？还是这个理论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呢？因此，研究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联系，就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任务。

在6年多的研究中，我得到了如下的成果，我认为这些成果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钥匙。为了读者易于把握该书的主要内容，我把这些成果简要概述如下：

第一，唯物史观是一个“艺术整体”。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上世纪末出版后，出现了马克思“晚年热”，说马克思晚年是人道主义“复归”，否定唯物史

观的科学意义。我国近年来，学术界结合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得出了马克思晚年理论“困惑”的观点，对唯物史观提出了各种偏颇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还“灵不灵”？在这种观点下，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五种社会形态不再普遍适用了，那是指“西方道路”；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认识是“东方道路”；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单线论”，而是东西方“双线论”；历史的尺度也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了，因为跨越“卡夫丁峡谷”使人类免遭原始积累这种“血”与“火”的灾难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因此，在马克思晚年，历史的尺度是多元的，即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如上的各种观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上，这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跨越发展的形式。我国学界的研究，力图为其探索出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但是在研究上都忽视《历史学笔记》的理论意义，而是孤立地研究《人类学笔记》，或是把《人类学笔记》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这种研究既不可能探讨出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也不可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理解的钥匙。该课题的研究不同，它把《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以及早期的《形态》和中期的《资本论》统一起来进行历史的研究，从而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发展形式、生产力发展理论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内在统一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使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升到“艺术整体”的水平，而且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钥匙。

第二，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关系是这一“艺术整体”的重要内容，我国理论界往往把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混同起来。有的论者在探讨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时，提出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还“灵不灵”、“东方道路”、“西方道路”等论点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在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侧重研究的方面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唯心史观、形而上学历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着重从市民社会物质基础的研究，抽象地提

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在其中期和晚期，则针对“经济决定论”、“历史哲学”等观点，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分别就以上的生产方式，像《资本论》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孕育、发展和灭亡一样，一一论述了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这一研究表明，五种社会形态演变是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每个民族或国家必须这样“依次演进”。比如说，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其典型形态是古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是古罗马；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是英国。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供的观点，是历史发展的尺度，它表明了人类历史的“类规律”，依据这样的规律，可以看出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到何种程度。至于这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发展，要靠国内、国际的环境，是自觉或自发等条件来决定。对于前者，一般靠宏观的判断就可以了解；对于后者，则要靠微观的实证研究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

第三，生产力跨越发展在“艺术整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理论界对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局限在以下两种判式上：生产力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能跨越的；生产力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蹒跚而行。这种理解是极其偏颇的。在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中，生产力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发的或封闭的发展；另一种是开放的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在其早期和晚期都论述过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在制定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美国独立后，其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以跨越形式进行的；在古代，还论述了迦太基这一奴隶制强国是如何跨越发展生产力的。在英国的历史上，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曾促使完整的封建制度的形成。在晚期，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又是一个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例证。以上的研究表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在人类社会各形态中都出现过，它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重要内容。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生产力发展的这两种形式，马克思在论

述时进行了比较。对于前一种，马克思说：“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对于后者，他说：“相反地，在那些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里，例如北美（指美国——引者），这种发展是异常迅速的。”^① 生产力跨越发展较自发发展，其优越性在于其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就，正是在发达的历史时代，通过改革开放，跨越发展生产力取得的。

第四，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补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史学研究上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逻辑方法和实证方法。逻辑方法又称“从后思索”，是《资本论》侧重运用的方法。这一方法是从对黑格尔的方法批判继承中得到的，是从事物的“成熟形态”逻辑地推导出前次的各低级发展形态。《资本论》之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也基本上是运用这一方法得出的。马克思史学研究的另一种基本方法是分析比较的实证方法，简称为实证方法。这一方法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成功运用的方法。马克思早期也运用过这一方法，在吸收了摩尔根的成功经验之后，使自己的史学方法达到艺术完美的程度，即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互补。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研究、《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都侧重运用实证方法。无论是其早期还是晚年，马克思史学研究的这两种方法都是互补的，只是侧重的方面不一样。这种侧重表示出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在早期，针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为了阐述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其历史观的研究侧重在逻辑方法的运用上；在晚年，马克思史学研究的任务，是为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具体地说，就是使这些民族或国家摆脱“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哲学”的羁绊，采取各不相同的形式，进行跨越式的历史发展。体现“从后思考”方法的《资本论》是为工人运动提供的“圣经”；同样，以实证方法提供的历史跨越理论，则是为后进民族或国家提供的社会发展的“圣经”。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补方法，就是在唯物史观一般理论的指导下，实证地研究本民族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国家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条件，具体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该课题关于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史学方法论的钥匙。

第五，唯物史观“艺术整体”与时俱进的特点及其研究的意义。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方式，常常局限于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这种思维模式在一些论者的笔下，可以简化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好像唯物史观是书斋里逻辑推导出来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人们重视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逻辑方法，忽视人类历史的实证研究，不重视对一定时期的国情和国际条件的实证探索。这一倾向使我们的一些研究逐渐地远离这一历史观的科学性。

该课题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艺术整体”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科学体系。从其形成上看，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其制定的时期，主要是以逻辑方法为主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其成果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发现。第二个时期是《资本论》的写作时期，通过对一个最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剖析，证实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第三个时期即马克思晚年的史学研究，这主要体现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上。在马克思的中期特别是晚年，其史学研究的特点，是突出具体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实证研究，这时，唯物史观面对的是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不同水平，史学研究的方法与社会发展的跨越以及跨越形式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晚年的史学研究，提供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唯物史观“艺术整体”。这一“艺术整体”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解的钥匙，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更高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本课题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研究时，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的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意义。为了易于理解，我多次借用爱因斯坦超逻辑思维图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时，我提出了一个梯度发展规律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并愿

与学术界一起研究我国的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以丰富唯物史观。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在理论和阐述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恳请同志们予以指正。

冯景源

2003年农历2月26日于

圆明园花园别墅

目 录

— 第一篇 —

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情况及其提出的重要问题

第一章 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 研究热潮及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3
一、西方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 研究热潮及其主要观点.....	3
二、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 上的贡献及其启示.....	7
三、西方在研究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上存 在的主要问题	13
第二章 苏联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研究的情况	15
一、马克思晚年笔记最初在苏联遭受的冷淡 及其原因	15

二、苏联重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特点	17
三、苏联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重视及其启示	19
第三章 我国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的情况、特点	
及其提出的问题	22
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出版与研究的特点	22
二、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启示	24
三、我国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笔记》的出版	26
四、我国《历史学笔记》研究的特点	28
五、我国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晚年两个笔记中提出的 问题	30

— 第二篇 —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

第四章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年代及其 在唯物史观“艺术整体”上的重要意义	37
一、《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内在关系	37
二、《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年代与跨 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关系	39
第五章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与《德意志意识 形态》的内在关系	45
一、五种社会形态在早期和晚期理论论证上的特点及 其意义	45
二、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	47
三、《历史学笔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 跨越发展的论述	49
第六章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 “艺术整体”	52
一、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提出及其典型形态	52